

優等獎

白河

游書珣

每個女人體內都有一條隱藏的白河。

生產後的女人們，體內開始產生充滿分支的渠道，乳白色的水從渠道底部的土壤內漸漸湧出，有些人的渠道通暢，水流很快奔騰起來；有的人渠道阻塞，那些湧出的水無處可去，滯留成為硬塊，菌落開始叢生，很快地長出惱人的苔蘚；也有的等啊等，等不到白河湧出，只見微微帶著乳白色的涓滴細流，流著流著，細細去聽，彷彿帶著歎息。

都是這樣的，在某一天，女人被推上了這樣的地方，她們站在岸邊等待，觀望，孩子的聲音隨水流而來，其中，當然也混雜著其他女人、甚至男人的聲音，岸邊的女人總是這樣聆聽著，在選擇離去或留下之間躊躇。生下孩子後的半年間，我一直做著與白河有關的夢。

醒來的時間是下午，三點十三分。

一臺推車被嘎啞啞地推來了，以為是孩子，卻是一臺老型的 CRT 小電視，二十年前 VHS 質感影像，播放呆板旁白的哺餵教學，畫面中一名女人敞開衣服，兩隻碩大乳房毫不遮掩迸出，她熟練地徒手將母乳擠出，一條條乳白水柱立刻唰唰噴射進入奶瓶，接著，一名嬰孩被抱來，置放於墊著枕頭的女人手臂上，小小的嘴一

湊上乳房立即用力吸吮。

病房牆上、走廊張貼的那些母乳哺育宣導，原來是這麼回事，但這不像宣導，倒像奇觀。

我感覺不到奶水奔流，只覺膀胱微脹，慢慢下床，雙腿一伸，腳趾才碰到地板，「啪答」一聲，血塊應聲從下體掉出，像幾條腥紅色的死魚，從破掉的魚網間漏出，這聲響驚動了丈夫，趕忙過來善後。

鏡子裡的自己乳頭變得突出，顏色深沉，我試著按照影片中的方式去按壓、推擠，只覺痛得難受，乳房脹脹熱熱的，卻什麼都擠不出來。原本扁平的乳房，因為荷爾蒙的劇烈變化，終於微微隆起，但也僅止於微微隆起而已，和影片中豐腴的乳房相比，簡直像才剛發育的女孩。

一生都是如此扁平的乳房，在高中的游泳課時最令人難堪。水波的聲音，消毒水氣味，男女生穿好泳衣列隊暖身操，我閃躲著喜歡我、和我喜歡同學的眼神，逃避班上一位特別愛說黃色笑話男生的視線。真想把像紙張一樣扁平的身體，鑽入眼前地板上磁磚破裂的縫隙，那個潮濕、發霉，最黑暗的地方，只有躲進那裡，我才能換得自在。那羞恥感至今無法忘懷，性徵不明的身體，穿著一件母親隨意塞給我的，醜陋的連身四角褲泳裝；青春期的時候總想，大概一輩子都不會有人想與我做愛。

然而我竟在婦產科病房裡，就這樣生了一個孩子。只是這樣的乳房，果然還是擠不出東西來的吧？

回到病床上，因為細菌感染發燒，我全身肌肉痠疼，又試著擠了一下便放棄。幾乎沒睡的丈夫走來說「讓我來吧」，他用力一擠，讓我痛到流出淚。

「有了。」他說，彷彿神蹟出現。

低頭一看，原來我的奶汁出口並非乳頭中央，而是在周圍，從來沒想過那裡竟然有著孔洞，滲出一兩滴乳黃色，傳說中珍貴的「初乳」，丈夫連忙拿起無針頭的針筒吸取，但接著陸續擠了兩小時，也不過收集三十CC，

想像這稀少的奶水，進入什麼都還沒嚐過的嬰兒味蕾，會呈現什麼樣的滋味？在那孩子離開我的身體之後，第一次與我的接觸便是這一小管的奶水，他將從這裡嚐到了我，從此我除了是照顧他的人，還是他的食物來源。

婆婆來的時候，我們正好在擠奶，第一次在婆婆面前如此赤裸，我竟不以為意，或許是因為前一天才張開雙腿，讓一名陌生的男子從私處取出孩子吧，還有什麼比那更赤裸的嗎？

婆婆接手幫我擠，身材高大的婆婆也有一雙大大的手，她先替我按摩乳房，接著用力擠壓，手勁之強，令我痛得大叫，其實努力兩個小時過後，實在也擠不出什麼來了，婆婆停下手，心軟地說，沒關係啦，吃配方奶也不錯，雖是體貼話語，不知為何，聽來卻令人不快。

孩子不明原因發燒，一出生就移往保溫箱照顧，住院幾天都沒見到面，感覺虛幻。這天，孩子總算被推來了，護士將他抱來我身邊，指導我解開衣領練習親餵，孩子一湊近乳房，嘴巴竟然就開始吸吮起來，不曉得他究竟吸到沒有？總之看起來好努力且一臉滿足，不可思議。

許久沒回老家，一回，就是坐月子。拖著一箱行李，回到瀰漫麻油酒氣的房子，一聞，就沒有胃口。母親說，當初妳大姐坐月子時，為了奶量，可是每餐吃光光呢，但我既不嗜酒也不嗜麻油，更別說可能含有重金屬和高膽固醇的動物內臟。

坐月子期間，我唯一額外增量攝取的只有黑麥汁而已，況且每次都在昏睡中被挖起來進食，內心總隱隱吶喊：「比起吃飯，我更想好好睡飽啊！」初生兒愛哭，尚未習慣人間的晨昏變動，很少睡超過兩小時。當我醒著時，要做的雜事又多：吃飯、餵奶、擠奶、洗澡、洗奶瓶、洗擠奶工具、換尿布、更換沾染奶水或排泄物的大小衣物……周而復始；其中，又以「擠奶」最壓榨身心。

據說母乳輸出越多，身體就會製造越多奶量。為了提升奶量，親餵之餘還得擠奶，手擠太累，後來換成電

動擠奶器，機械聲響很大，喇叭狀的吸引頭貼上胸部，以真空模式規律地吸取奶頭，抽拉、釋放、抽拉、釋放，奶水就從乳頭被吸入喇叭頭，從連接的一條管子噴射進入奶瓶，第一次看到噴射而出的乳白色水柱，簡直感動欲哭。

一般是白色的奶水會被吸入，有次可能是被孩子吮咬時有看不見的傷口，一吸，管子裡竟然吸進殷紅色的血，橡膠管子像血管，一股鮮紅的血奔流起來，像從乳頭抽血，進入奶瓶與奶水混合成粉紅色的奶。

暫時不敢擠奶，但仍得咬牙親餵。先深呼吸，然後將孩子的嘴靠上乳頭，忍受那隨著吸吮而來，一陣一陣的刺痛。奇怪的是，孩子似乎絲毫不在意血的氣味，仍滿足吸吮著，而後舒服地睡去。

我好像身邊那個睡醒醒的孩子，我的靈魂縮小又放大，有時候我是他，有時他是我。一開始，我和孩子同睡的大床沒有圍欄，我總擔心他墜下床，即便母親說擔心初生兒翻身是多餘的。有天晚上，我夢見孩子從床上摔下，摔進一個盛滿水的浴缸，全身浸入水中微微掙扎，我趕緊前去抱起他，他沒哭，可是上身赤裸，乳頭流出殷紅的血……

昏睡又醒來，經常冷醒。胸前的衣服因奶水溢出而潮溼，冷氣的聲響轟轟於耳，身邊的孩子仍睡，感覺自己像一條擰不乾的大毛巾，就這樣攤在床上，母乳和汗水混合的腥酸氣息揮之不去。

因為餐食中摻酒，有時來探望的人都像影子，像記憶的魂魄，某某親戚、高中同學、遠道而來的大學同學，一個個幽幽從我眼前離開又經過，有時我不確定到底是誰來過了，只在床邊看見探訪後留下的尿布或禮盒。

然而大姐來的那天，我確實醒著。

她摸了摸我胸部，說有硬塊，想必塞住了，我聽了心一涼，看網路上文章說萬一胸部塞住，乳腺會發炎，人會發燒，嚴重一點的乳頭還會化膿……大姐開始幫我按摩，說是按摩，其實是死命地推壓，要把乳腺中堵住

的奶塊推散，這難以言喻的痛讓我流出淚來，這次的痛，比在病房時更甚，心裡一焦急，我放聲大哭起來。大姐是建築師，是自我要求很高，從小都考第一名的嚴謹性格，已生過兩個孩子的她，述說著她「追奶」成功的經驗，聽她安慰我，卻一點用都沒有，愈聽只是愈覺得，自己絕無法像她那樣，我離眼前這個女人人生中種種的「成功」，實在太遙遠了。

我像在白河裡掙扎，即使水淺，我仍陷溺，而大姐在岸上看著我，關懷的表情中，帶著微冷的眼神。可能被網路文章洗腦得太嚴重，後來我最討厭聽到「配方奶」這三個字，總想以最自然的方式餵養孩子，以自己的身體餵養另一個生命，多偉大神奇的體驗啊。可惜身邊的人，總沒有意會到我藏在心底的願望。

「好可憐啊，都吃不飽，阿嬤幫你爭取三十CC的配方奶喔。」

「唉，配方奶就餵下去吧，重點是要讓他長大，妳就不要再有太大壓力了。」

聽起來真不舒服。有時我真想自己抱著孩子躲去一個沒有聲音的地方，像洞穴一般的地方，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餵養他，直到他長大。但沒有辦法的，他人的關懷是無法掙脫的，尤其是家人。

好像只有懷裡的孩子最能安慰我，對我的乳房充滿迷戀似地，哭泣時只要讓他湊近吸吮我的乳房，便能安靜下來，而後沉沉入睡，從沒想過，像我這樣一對缺乏性魅力的乳房，竟能帶給另一個人那樣大的安撫。

只是最大的打擊，到了孩子滿月回診這天，才真正降臨。

護士將孩子從體重計上抱下來，醫生翻翻資料，確認了一下告訴我：「從出生到滿月，才長了一百多克。」

「孩子都沒有長大喔。」

「要開始餵配方奶喔。」

「都·沒·有·長·大·」這幾個字在我腦中嗡嗡響著——

白河被判定了水流過慢、流量過少——倒水進去吧，倒模擬人類奶水的粉末進去，讓它奔流起來吧。

「啾——」

我的乳房，輸給了草原上曬著太陽，懶洋洋的一群母牛，他們的體內正奔流著一條條對人類毫無感情，但營養充沛的奶水之河。

我手上拿著奶瓶，裡頭泡著一大罐，滿滿的配方牛奶，懷裡的孩子滿足地吸吮著，或許是我自己的幻想，我從家人的微笑之中，讀到一種輕蔑。被判定體重不足後，丈夫開始以 EXCEL 表格計算孩子每月的體重增長，果不其然，喝下配方奶後的孩子，體重開始直線上升，在這樣的打擊之下，我逐漸放棄了我的母乳之路。

孩子就這樣一路長大，胖嘟嘟的小手小腳小臉蛋總被路人讚不絕口，然而卻在孩子八個月大時，他像領悟了什麼似地，原本就不怎麼接受輔食的他，這下連配方奶也一口都不喝了，終日緊緊依偎著我那奶水早已幾乎斷炊的乳房，ㄅㄅㄅ、ㄅㄅㄅ地喚著，吸吮著，不讓我離開他半步。

拒食的狀態就這樣維持了數月，雖然體力什麼的看來都很正常，還是帶去檢查，然而醫生只說是「厭奶」——即便厭奶這麼久的狀況是極少見的——建議試試用湯匙餵配方奶，給予新鮮感，但孩子仍不接受，成天只願挨著我的乳房。

我帶著孩子，走上白河的岸邊，此刻除了我和孩子，再沒有別人了，然而白河更加乾涸，惟河底的土壤仍有些濕潤，微微的香氣，泛著乳白光澤，像一條剛製作好的牛奶糖。

我們就那樣靜靜望著，那即將全面乾涸的河流。

某天去公園，孩子又朝我ㄅㄅㄅ、ㄅㄅㄅ地叫著不停，我心煩地解開扣子，讓他靠近我的胸口，沒想到，他卻掙扎不願喝奶，我沮喪又生氣將他抱回推車，突然，他用小小的手指指著我，說出「媽媽」，字正，

腔圓——我恍然大悟，孩子口中的ㄅㄅ，原來指的是「媽媽」。

我突然發覺，青春期那時對於自己乳房的尷尬與羞恥感已經消失很久，取而代之的是，乳房是否曾令孩子飽足，以及健康方面的問題。我想，這一定是代表著，不知不覺間，我就這樣成為了一名真正的母親了吧。

作者介紹

游書珣

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畢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首獎、聯合報文學獎首獎、臺北詩歌節影像詩首獎；首部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入圍二〇一七年臺灣文學獎圖書類新詩金典獎。

評審意見

陳雨航

關於哺乳的書寫，「白河」譬喻身體裡的乳水渠道，暢通奔流或涓滴細流。嬰兒吸吮初乳，這位母親寫道：「他將從這裡嚐到了我，從此我除了是照顧他的人，還是他的食物來源。」

做為嬰兒食物來源的奶水，這裡有著種種的困境，有身心的痛苦，有感動有挫敗，有在意與不在意，或者不思議……

文章秀異之處，是作者用很少的筆墨，有時只是寥寥數語，就將人情世故、內心挫折等等人文生命的情境與所有關於奶水和乳房的生理困境或驚奇等等主體敘述，做了完美的融合，文章因而更為豐富多面。

作品有一個看似平常卻具力道的轉折式結尾，作者告訴我們，奶水／乳房的「不足」並不那麼重要，更重要的是——